

民國叢書

第二編

· 10 ·

哲學·宗教類

西洋古代中世哲學史大綱

劉伯明演講

近代西洋哲學史大綱

劉伯明演講

印度哲學史略

湯用彤著

印度哲學史綱

黃懺華著

西洋哲學史

黃懺華編

上海書店

劉伯明著

西洋古代中世哲學史大綱

西洋古代中世哲學史大綱目錄

導言

第一章 希臘民族及其特質

第二章 希臘之初期哲學及其背景

第三章 啓蒙時代

第四章 蘇格蘭底及其後繼

第五章 亞里斯多德後希臘哲學之變遷及其原因

第六章 羅馬法

第七章 自古代至中世

附論基督教精神與希臘精神不同之點



第八章 中世哲學一

第九章 中世哲學二

附論 中世之精神

西洋古代中世哲學史大綱

劉伯明教授講 繆鳳林述

導言

(一) 哲學者何 哲學一名，翻自英文斐羅瑣斐。(Philosophy) 此土本名道學，九流皆言道，宋史有道學傳，要在躬行實踐。老子所謂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莊生所謂道行之而成，意實與斐羅瑣斐異。本書述西洋哲學史，所言自以斐羅瑣斐爲限；然卽此斐羅瑣斐一字，自希臘迄今，其意義亦因人而異，因時而殊，有複雜之歷史于其間也。

英文斐羅瑣斐，原於希臘文斐羅斯瑣福斯。(Philos sophos) 斐羅斯者，愛也；瑣福斯者，

智也。當元前五世紀時，爲希臘極盛時代，時有一批教師，游行各地，授人各種知識，皆以瑣

福(Prophor 英譯 Sophist)自命，智者意也。大聖蘇格拉底(Socrates 470—399 B. C.)

獨自命曰斐羅斯瑣福，(Philos sophos 英譯 Philosopher)愛智者(Lover of wisdom)意

也。觀其言曰：

「吾人不可名彼等以智，智蓋真宰獨有之偉名；愛智者乃彼等最適之名也。」

“Wise I may not call them; for that is a great name which belongs to God alone; lovers of wisdom or philosophers is their modest and befitting title”.

—From Plato's Phaedrus.

此則西土哲學之本意也。自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 C.) 以降，真正之希臘生活，完全破產，伊壁鳩魯與斯多瑪二派哲學 (Epicureanism and Stoicism) 因時勢之擾亂，大都求安心立命之所在，以慰其生活之需要。前此愛智之學，遂為生活之一種方法，(Philosophy came to be a way of life) 在事而不在文字矣。(not in words but in deeds) 嗣至中世，宗教氣餒，彌滿歐洲，所謂哲學，在西歐幾已無人過問，在東歐及非洲之亞立山大城 (Alexandria) 亦不過以哲學為神學之奴婢，(Philosophy now is the handmaid of Theology) 用為建設或擁護宗教教義之具而已。降至近代，哲學脫宗教之範圍而並

峙其所研究，大都以自然界之現象爲限，用內籀與數理之方法解釋之，哲學家流爲自然之解釋者矣。(Interpreter of nature)百年以來，自然科學，雖哲學而獨立，哲學一方面縮小其範圍，一方面又擴充其性質，凡涉根本的(ultimate)研究者，無論爲自然界，爲人生，皆可名以哲學。雖諸家所言，各異其說，甚至若相背馳，然此就其論點言則然耳；若就其方法言，則固無一而非批評的(Critical)反省的(reflective)；而哲學之所以爲哲學，亦端在此批評的與反省的也。

右述哲學一名之簡單沿革，茲更引馬文(W. T. Martin)氏之定議，以爲本書立足點：

『無論何時何地，人類之思想，凡屬甚普遍，或論理基本的，或差近基本的者，皆可名之曰哲學的；其與非哲學的之界，雖難斬截劃分，然固有存者也。』

“Whatever is highly general or logically fundamental or nearly fundamental in man's thoughts, in any period or in any land, is philosophical, however indefinite the limits between such thoughts and that which we do not call

philosophical must remain." Marv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Philosophy.

準所以論，則如希臘之天文學，如羅馬法，皆可以哲學目之矣。

(二) 哲學史 人類於自然人生各方面，其思想之屬普遍的與基本的者，伊古迄今，不可勝計。其間方術之不同斷論之各異，亦難更僕數。於此擇其重要或可代表之家數，按年代次序與論理次序，(Chronological order and logical order) 論列解釋，明其指歸，匯之一脈，是曰哲學史。語其目的，約可分三：

(1) 求因 一種思想之生，決非憑空出現，必有所以發生此種思想之因。誠能明瞭其因，於理董其意義，必多裨益。如希臘之哲人運動，如中世之煩瑣哲學，溯其本源，究其所以，此哲學家所有事也。馬文氏謂「任何時代之哲學，係全部之文明（意指古代之所有文明）與其時變遷之文明之結果。」(The philosophy of any period or age is the outcome of the total civi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civilization of the time.) 此言也，於哲學發生之因，最得真諦，史家所當奉為主臬，睥睨以索者。

(2) 明變 古今哲學思想，變遷至劇，如圖利士 (Thales B. 640 B.C.) 以水爲世界之本體，哀奈克雪米尼斯 (Anaximenes) 則主以氣，哀奈克雪梅特 (Anaximander) 則主以無極，邁來克侯斯 (Heraclitus) 則主以火，至愛姆配道克 (Empedocles 490-430 B.C.) 則主以地水火氣四元，於此求其變遷沿革之跡，廣與升降之原，又哲史家之所務也。

(3) 評論 因得變明，哲史家之責，亦已可完。惟苟猶以此爲未足，則評論尙焉。就其學說之本質，與其發生之影響，按時代之地位，爲網羅整齊之說，洞明其利弊得失之所以然，此則此之所謂評論，非易事也。茲述應注意之數點如下：

(I) 哲學之生，皆與時代爲因緣，有所批判，皆當就其時代着眼。如圖利士之以水爲世界本質，由今觀之，豈不可笑，實則氏第一提出此世界本質之問題，爲西洋哲史之鼻祖，其地位且遠非今日大哲學家所能及也。

(II) 德哲學家費脫 (Fichte) 謂個人之哲學，爲其人格之表現。此言之意，謂哲學乃內 (internal) 而非外 (external) 也。故有評論，皆當就其動機立論，非可徒按其跡

象，妄加可否也。

(III)科學上之問題，多有確切惟一之答案，其在哲學，則其已確定者，皆獨立而成科學。其所探討者，多屬未定之問題，故相異或相反之論點，不妨並存。若必執一衡百，入主出奴，不惟言必不當，亦適以自暴其陋而已矣。

(二)本書之旨趣 此書以十年南高暑假校劉伯明教授之講演爲主，參酌羣書而成者。先生講演係提鍊羣籍之精華，融以心得，又每講常比較前後，加之批評，於初學極有裨益。余之述此，凡力所能及，無不取原書對照，以期正確。計前後所引西籍，不下百種，斟酌損益，頗費心思。其間分章析代，亦與西本有不同之點。一章與七、九兩章之附錄，皆余年來單論之文，以多爲時人所未道，故刪節附存。惟是西哲書籍，浩如煙海，自愧今茲僅涉藩籬，恐多未達先生原意，余亦絕不敢以此自滿。緒正付梓，謹供初學入門之用，若云專著，俟諸異日。

十年仲冬富陽繆鳳林識於南高

第一章 希臘民族及其特質

西洋思想，導源希臘；希臘思想，淵源希臘民族。最近人種學家分人種爲三，希臘民族屬之白種之地中海人種，茲列如下：

- (一) 澳大利亞非利加種 (Austrian-African Race) 分布澳非二洲；
- (二) 亞細亞阿美利加種 (Asia-American Race) 分布東亞及西美；
- (三) 坡里利西歐羅巴種 (Polynesian-European Race) 分布太平洋羣島印度西部及歐洲。其在歐洲者，又分爲三：

- (1) 地中海種 (Mediterranean Race) 克里特 希臘羅馬人皆屬之；
- (2) 亞爾卑種 (Alpine Race) 分布法蘭西中部亞爾伯斯高原；
- (3) 腦館克種 (Nordic Race) 分布北歐。

舊日史家治希臘史，每始荷馬史詩 (Homeric Epoch) 約當紀元前十世紀左右。數十年來考古之學大開，始知其非。蓋史詩前尚有二期文明：

(1) 克里文明 (Cretan Civilization) 以依琴海 (Aegean Sea) 與埃及及間之克里島爲心中；

(2) 美西尼文明 (Mycenaean Civilization) 以雅典南西部之美西尼城 (Mycenae) 爲心中。

語其時期，殆在元前二千年至千五百年。此二期文明，荷馬史詩之先聲，其人種亦與希臘同。惟考希臘民族移入巴爾幹半島，則約始自元前千三四百年。初在北方，由多腦河 (R. Danube) 流域，逐漸向南遷移。其遷也非止一次，其來也亦不懂一族。新族既入，原有土著，遂被征服或同化。諸族之中，最著者二：

(1) 阿屋賽族 (Ionians) 以雅典爲代表；

(2) 鐸利安族 (Dorians) 以斯巴達爲代表。

二族民性，頗有差別。惟舊日史家謂雅典尚文，斯巴達尚武，則實大謬。蓋斯巴達固尚武，雅典亦屬尚武。證之希臘波斯戰爭，雅典爲希臘中堅，當可明知。然則二族之差別，究

何在耶？簡以言之：雅典爲進取（progressive），斯巴達則爲保守（conservative）。因其爲保守也，故斯巴達自朗可斯（Lycurgus）立法迄於衰亡，墨守陳規，更張頗少。因其爲進取也，故雅典自梭倫（Solon）更法，政治、文藝、哲學、科學各方面，無不逐漸發揚，臻於甚盛，彈丸一隅地，爲西洋萬般文明之濫觴也。

於此有問題焉：即雅典人——阿星爾族——何以尙進取，而斯巴達人——鐸利安族——何以尙保守？論文化之進步，厥因有二：

（一）人心之勢力；

（二）地理之勢力——環境之勢力。

吾人今日距希臘已數千年，其時民族心理何若，已難確知，將欲解釋雅典人與斯巴達人之異，惟有環境一端。環境者何，即凡外緣之足以喚起人類之反應或能影響其動作也。

（Surroundings to which human beings respond or which is capable of influencing them）或謂二族同處巴爾幹半島，同此天朗氣清，同此山明水秀，則其足以喚起人類之反

應或影響其動作之外緣者，宜有同然，何能生相異之結果者？不知二族雖同處一島，其環境則大有別。簡以言之，斯巴達處重山中，四圍多仇，因求自存，不得不以訓練勇氣與殺敵致果為唯一要圖。既以此為惟一要圖，又無時不在戒嚴之中，故其所有精神，坐耗於是，生活大部皆在兵營。（明可斯定法，凡自成人後之六十歲，必共餐共食於兵營）斯巴達人有無自由探考與欣賞各種學術之能力，今不可知；藉曰有之，而因處此環境，自初生以至老死，（或未至老而戰死）純受軍事訓練之陶冶與壓迫，亦將斲傷淨盡。其於學藝界，自難得一立足地。其在雅典，雖亦以勇敢為美德，（柏拉圖理想國 Republic 中所主之四德 *cardinal virtues* 勇敢 *Courage* 卽其一）其法律於公民之義務，亦有種種之規定，然其所以度之生涯，優游自得，宛如遊戲場中之赤子，心身兩不受絲毫之約束。又以其通商異地，殖民各處，不僅海闊天空，胸懷開拓，而經濟富裕，無有物質之憂慮，因得專心致志於各種學藝。阿屋民族之能創造種種學術，其以此歟？

上述希臘民族之概略，今繼論其特質。惟希臘民族之特質甚多，詳細敘述，有待專論。

今茲止擇其與後論希臘哲學思想有密切關係者，約略言之，爲了解希臘哲學本源之一助。有一語須特提者，即其所述，多限於雅典是也。（其時西洋文明以希臘爲中心，而希臘又以雅典爲中心，史家論雅典各種學術，每冠希臘，已成通例。）

（一）入世的客觀的 希臘風光娟美，氣候溫和，居其間者，常覺自然之可愛，故其精神純爲入世，貫注於外界事物，而不知其他。蓋吾人意志，總求向外發展，惟遇有阻力不能向外發展時，始返求諸內心。此則各種出世思想之所由起，實卽有病之象徵。希人與環境至相得，其精神迥異夫是。試以宴祭時歌舞證之，則老者首歌曰：

方吾情之幼兮，勇而且強。

"We once were young and brave and strong."

青年繼歌曰：

是乃吾黨之今日兮，進而且壽。

"And We're so now, can't see and try."

兒童續歌曰：

曾不轉瞬兮，吾黨小子其更強。

“But We'll be strongest by-and-by.”

蓋彼以自然爲本真（*reality*）而人卽爲自然之一部。人之於自然，客觀而非主觀。史家所謂「希臘人之客觀性」（*Objectivity of Greek mind*）實希人之一大特質。卡書門（*Cushman*）著初學哲學史（*A Beginner's History of Philosophy*）謂希臘哲學可以客觀一字概之，言雖稍過，要亦成理。蓋其初之哲學家，類皆以宇宙之全體爲其出發點。卽蘇格蘭底以人文學者著，亦以客觀概念之知識爲標準也。其在政治方面，則以國家爲客觀之具體，個人皆其分子，二者諸合而爲一，不可分離，尤爲顯著矣。（其詳見下論諸合節）

希人既屬入世客觀，覺有生之可樂，故其生活一道，不以安全爲已足，而求其生活之豐滿。世界之「生活術」（*Art of living*）最先發明者，卽屬希人。影響所至，遂覺宇宙之間，惟人爲大。諸凡屑迭無窮之現象，皆可由人力克服之，以爲人用。此種思想，以戰勝波斯後

達其高潮。蓋大佐士 (Darius) 澤爾士 (Xerxes) 等一再入侵，傾波斯之全力以相搏，希人當之不及十一，卒能轉危為安，反敗為勝，兩問尚有何事不可為乎？

於此有須修正者，即希人雖云入世客觀，然希臘思潮亦自有一種「神秘趨勢」 (Mystical Tendencies) 當紀元前七世紀時，因政治擾亂，神秘宗教，如奧弗克 (Orphic) 等，勢力甚盛。關薩何月來 (Pythagoras) 因之主「輪迴」 (Metempsychosis) 與「靈魂不死」

(immortality) 之說，信者亦衆。雖曾不數年，關利士 (Thales) 等自然哲學家起，即撥雲霧而見青天，然其間如伯米尼弟斯 (Parmenides) 之主不變，蘇格臘底之以「神聲」 (Divine voice) 為善捨惡之標準，柏拉圖之主真如世界，亦皆神秘色彩也。良以疾病生死，人世總難免諸，我佛出世，即為此一大事因緣。希人感覺敏銳，豈有不覺此者？諸家之滿意現實而求高超，自在意中。所謂人窮則反本，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然此在希臘，要屬例外，其大體則仍為入世之精神，與印度之以出世為主體者異也。

(二) 腦海之明晰 處大陸或大沙漠者，其民族之思想，常漫無邊際，失之籠統。其在島